

让生命与写作同行

孟庆毅

戚永刚

自从文字被创造以来，人类就未停止过写作，从书写工具的改进到书写字体的演变，可见人们对写作的重视与需求，我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大发明就跟写作有关。在千百年的传承中，写作已经熔铸成“遗传基因”代代相传，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之一。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丽服是享受；佳肴美酒穿肠过，美食是享受；家居广厦千万间，华宅是享受；雕车宝马过闹市，豪车更是享受。人生一世，可享受的东西很多：“流觞曲水，群贤毕至”，交流是享受；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理解是享受；“帘卷西风，为伊憔悴”，思念是享受；“红袖添香，秉烛夜读”，阅读是享受。而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，写作也应该是享受吧。

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，在人们的意识中写作常常伴随着累和苦。奋笔疾书，面容憔悴，已然成了写作者的形象代言；搜肠刮肚，苦思冥想，成了创作的必经过程。以我手写我心，果真有这么痛苦么？窗前朗月一轮，桌上香茗一杯，一沓稿纸，一支秃笔，一桌，一椅……借着烛光，将思绪随意铺展成一段段文字，伸个懒腰，品一口茗，写作怎么就变不成享受，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享受？

“文章千秋之大业”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谓之三不朽”。也许是世人给写作涂了太多色彩，赋予了它太重的责任，使得芸芸众生无法拿起“如椽大笔”，更不敢奢望“著作等身”。写作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已成

为一种神秘的东西，一个沉重的负累。

写作原本是质朴的。让写作走下神坛，“国风”本来就“吹”自民间；让写作卸下重任，“离骚”本来就发自肺腑。翻开古圣先贤的典籍，从《诗经》到《论语》，从唐诗到宋词，无不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、人生的感悟。既有“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”的紧张劳作，亦有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的淡雅闲适；既有须发飘然的孔子向学生静静地讲述自己人生的历程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又有经历颇丰的辛弃疾记述自己懵懂少年时的烦恼，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描写的是青年男女的婚恋；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”讲述的是学习方法；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抒发的是充满自信的豪情；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表达的是美好祝愿……“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，生活即是文章的不竭源泉。

当写作卸下沉重的历史重担，脱下华丽的文学外衣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，靠近平凡人的心灵，用我手写我心，用我言践我行，把有声的语言变成无声的文字，写作便迎来了枝繁叶茂、姹紫嫣红的春天。

写作让我们远离名利的纷争，世事的喧嚣，从而能静静地沉思，客观地评价；写作让我们靠近自我，找回了本真，从而能缅怀过去，憧憬未来。写作是心灵滋养疗伤的栖息所，是生命的后花园。写作可以将内心的郁闷愁苦用文字来承载，让心灵释然；写作可以将内心的澎湃用文字来宣泄，让世人明然；写作可以让生命从窘境中走出，让心灵变得豁达。人生可能失意，而写作可以让生活充满诗意。陶渊明在精神桃源中获得了隐逸，李白从斗酒诗百篇中享受了飘逸，曹雪芹通过写作化解了生活的悲苦，鲁迅先生则将手中的笔当作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……

让生命与写作同行，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滋养自己的心灵；让生命与写作同行，不是为了不朽，而是为了记录人生的历程。灿烂如花的生命因写作而更绚丽，璀璨如星的心灵因写作而更明亮。

栏目编辑：谭宗慧

